世相百态

得天独厚的东带

■王坚忍 文

当年在小菜场买带鱼,会遇到一个发髻盘在脑后的老太太,穿着洗白的旧布衫,手拿一把剪刀,说是要免费替你剖鱼腹取出内脏,剪去鱼头鱼尾巴。做妥后,她再用小刀片给你刮鱼鳞。带鱼鳞与其他海鱼不同,不是一片片的,而是一层像包浆似的光泽的银膜,它含有磷、维生素、蛋白质等。老太太刮下来后,积少成多卖给药房,也算是一种生计。

带鱼的腥气比较重,故那时候上海人喜欢吃暴腌带鱼,把它切成一段段,加料酒葱姜去腥,盐腌半小时后,沥干,一段一段放入锅里,煎得两面黄,再用筷子一一搛到碗里。一家煎鱼,浓烈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整条弄堂,久久不散。

当时上海菜场的带鱼,大都是复兴岛渔业公司船队在舟山渔场捕上来的,还有浙江支援上海的,都是清一色的东海带鱼,俗称“东带”。因为是使用渔网捕捞的,称“网带”,优点是产量高;缺点是卖相欠佳。带鱼作为一种深水海产,对水压等生存要求比较高,它们在被捕捞出水时已经死亡,而且鱼鳔也因压力关系而破裂,身子因在鱼网中挣扎摩擦,银膜斑驳,有的甚至鱼肚挤破,影响了外观。

与“网带”相对应的,叫“钓带”,那时江浙两省沿海渔民在小钓船上,左右各放下两排延绳钓,每条钓绳上有多个带饵料的扎钩。“钓带”的带鱼灿然如银,完整无暇,好看。但产量远不逮“网带”,且价格贵,在上海菜场根本看不到,可能送到大饭店了。

有趣的是,带鱼还能直别别地靠背鳍波动游弋,像人走路一般,睡觉时也是直立着的。

“钓带”出水,偶有意外惊喜,一条的尾部有另一条带鱼咬着,有时甚至有两条衔接着,一拖二,这是带鱼为救援上钩的同伴,想把它拽回到海中,孰知自身难保。有人说能一下子钓上数十条,谬也。清代画家兼生物爱好者聂璜绘制的《海错图》云:“无数十条结贯之事,浪传之言,不足信也。”说一下子能钓上数十条头尾相咬一大串,那是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里的童话,非现实。

现在上海市面上,养殖的大黄鱼、梭子蟹、乌贼鱼(墨鱼)等,基本上为人工养殖的。就拿大黄鱼来说,野生的买到千元,甚至万元一条,一般人想都不会想。而养殖黄鱼一条几十元,可以买回来烧上海人喜欢的雪菜大黄鱼汤。

近年来养殖带鱼已然成功,养殖池塘增压机械等高水压培育出来的带鱼,成本高,造价不菲,超过野生的,不合算。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还都是野生带鱼。

还有现在市场上鱼贩卖的带鱼,都说是“东带”。其实哪来那么多?若要识别,也不难。如“印带”(印度带鱼)和“泰带”(泰国带鱼)等,其条子又粗又长,银鳞澄澄亮,腹部无破损,可谓相貌堂堂。而“东带”的条子较瘦小,鳞光较暗,个别可能鱼腹已破,其貌不扬。倘若你以貌取鱼,买回的泰半不是“东带”,鱼肉粗粝,鱼骨粗大,不好吃,“中看不中用”。

要说吃口好,非“东带”莫属。它们生长于冷暖海水交汇的舟山渔场,饵料富饶。加之60~70米的水深,恰到好处。水浅了,鱼肉失之于松;水深了,鱼肉失之于紧,如南海带鱼。故“东带”的丰腴鲜嫩,不得不说是得天独厚。

徐汇滨江 ■张文忠

时令小语

千人千月

■陈茂生 文

居浦东三林,毗邻正在建设的古镇。

镇上有家颇有渊源的饭庄,用本地特色食材为馅料烘烤月饼,虽然名气还不很大,但地域风味浓郁。去年中秋,特意购得两盒刚刚出锅的月饼,送至亲戚家时余温尚在。众人浅尝一口觉得满嘴溢香,恰逢窗外月亮初上,屋内亲情洋溢,纷纷给出好评“蛮灵的、蛮灵的”。

癸卯中秋前,又到这家饭庄买两盒,忙着端碗、扫地的还是去年的“老人”,老板娘手脚麻利地打包装袋,递过来同时还关切询问:“味道怎么样?”

“看着月亮吃,味道更好。”

通常中秋节前后是秋分,白天和夜晚时长几乎相等。纠缠数月的暖湿气流离去,北方干冷空气驾到,温度适宜,雾气消遁,能见度甚高,才有皓月当空,金风送爽的赏月佳境。

此时,品一口手上月饼,自然“味道不要太好哦”。

“万里此情同皎洁,一年今日最分明。”星空之下,就着老人絮叨,品尝月饼及月饼上的那片月光,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若是看看丰子恺先生的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就会唤起“赏月”感觉之八九了:一弯月亮高挂,房舍廊上卷着竹帘,廊下有木桌茶具,月饼在肚,人刚散去,只有清幽夜色,清静心境,些许时辰前一家人围坐仰望月亮,多少家里事如过眼风云的絮叨还未飘散,上年纪的把嫦娥的故事说得如同邻家女孩那般,更有稚童在问:“月宫里如何种得桂花树?”

长生不老、凄美爱情和忠厚守朴的月亮传说,在近二千年的时光长河里演绎得越来越传奇。晋代《拟天问》“月中何有?白兔捣药。”李白《古朗月行》里有“白兔捣药成,问言与谁餐?”三百年后欧阳修的《白兔》描写得更形象:“天冥冥,云蒙蒙,白兔捣药姮娥宫”;关汉卿的《拜月亭》,兔子与爱情有了关联。洁白如玉、任劳任怨的兔子终年跪在蟾宫地上,用玉杵将药捣成蛤蟆丸,吃了蛤蟆丸能长生不老,加之无言独舞的嫦娥、偷空酿造桂花酒的吴刚,高处不胜寒的“广寒宫”就有了永不可及的诱惑与魅力。即便当下,如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“月亮走我也走”等,与月亮有关的歌不仅能够传唱多年,且人人都能随口哼上几句,既是对精心打造词曲的认可,也是对月亮之魅的向往所致。

中秋佳节,月亮、月饼是缺一不可的绝配搭档;风月情、天地人皆衔其中。但就如东坡先生所说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,老天的事,谁说也不算,真若无月可赏,当然是很大遗憾,但仍需有无月赏景的豁达和智慧。前些年的中秋节正遇秋雨连绵,电视台现场直播的中秋晚会依然“皓月”当空,待歌尽舞毕,主持人请观众细细端详台上的“月亮”,原来只是白纸剪的一个圆罢了,但众人都觉得有诗意很应景,不“违和”。

“心有所思、月有所征”,一轮明月高挂,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月亮。长辈感觉如阖家团圆、恋人体味着皎洁纯真、财迷看到色如银盘财运滚滚,在职场屡被“摩擦”的觉得月色惨淡预示还有沟坎……唯有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这两句诗,穿越千年依然直抵人心,镶酿成既容“千人千心、千人千月”又彰共同人文情怀的“中秋之雅”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诗抒胸臆

草亭秋歌

■王养浩

一

金风送,秋色浓。相向飞鸿,亲密相拥。嫦娥羞,泪潮涌。神舟腾跃九天上,四海昂首东方红。茫茫玉宇,煌煌天宫,惊艳苍穹。

二

昨夜冷雨生,今朝丽日升。十五未圆十六圆,朗月闻笑声。菊香酒醇轻风,天涯此时,如诗如梦。

三

高呼外滩人流,笑挥手。叹指两岸琼楼,数锦绣。灯如海,星似昼,上芳舟。又去国庆夜游,醉知否?

杨浦记忆

杨浦,于我很神奇

■高金中 文

我从2011年来杨浦工作,算起来已经12个年头,这12年来的工作经历,让我感受到,杨浦是个神奇的地方。

2011年元旦之后,我到杨浦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,首先是到机关各部室走一圈,与单位同事相互见面熟悉一下,也是新同志到新单位报到的例行事项。在新单位机关的一个部室,当介绍到单位人事干部时,这位人事干部立即对我说,我知道你!

我心想,你是单位人事干部,提前知道一位新同事也属正常。不料,这位人事干部话锋一转说,我们曾经是一个单位的。

我一头雾水,确实不认识这位人事干部。这位人事干部继续说,我在你的档案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字迹。我顿时竖起耳朵,细听解说,才恍然大悟。原来,1990年7月,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驻上海的一个单位,不到一周,就二次分配到这个单位所属的基层一线,在基层一线一干就是两年。而这位人事干部在我原单位机关工作过,同样从事人事工作,只是当我1992年7月从基层一线调到原单位机关工作时,这位人事干部已经从原单位调走,我们错过了共事的机会,所以过去不认识,后来的20年间也从未谋面,当然这20年间即使陌路相逢也不会相识。而与这位人事干部的杨浦初相识,还是源于我个人档案上这位人事干部本人的字迹。你说,是不是杨浦于我很神奇?

接着,转到杨浦新单位的另一个部室,这个部室的负责人很热情,与我聊了一会儿,突然很认真地说,我跟你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很茫然地摇摇头。

这位部室负责人对我刨根问底,实情终于浮出水面:我与他们家做过两年隔壁邻居。那是1994年7月的事了,那时我刚到南京小营工作,住在一个叫大院19号楼的一间单身宿舍,隔壁住着一家3口和一位老人,俩口子都要上班,一个2岁左右的小男孩由老人带着,老人又要做饭又要带小孩,整天忙碌不停歇,做饭的场所是楼梯口搭建的小阁楼间。尤记得,那个小男孩长得清秀可爱,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
当时我自己的家属还在老家,小孩尚未出生,我每天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多,包括周末都是在办公室度过。平常我是个独行侠,早出晚归,大院19号楼我的单身宿舍只是我晚间回来睡觉的地方,所以,虽然与这一家人做了两年隔壁邻居,但终究没有熟悉起来,20年后连他们俩口子我都没有任何印象了。来到杨浦又相逢,通过回忆他们可爱的孩子、勤劳的老人,才重新清晰起当时的邻里关系。你说,杨浦于我神奇不神奇?

要说杨浦于我最神奇的地方,是岁月悠悠12年,这里是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中时间最长的,如果再往后计算,加上退休前的几年,我在杨浦的工作时间将会有18年。这18年,是我和杨浦的缘份。

今天回忆起来,其实33年前我就到过杨浦,那是1990年7月16日,我走出大学校门,从西安踏上绿皮火车,深夜下了火车,走出上海火车站,第二天一早寻到四平路1790号,在那里的招待所我住了3天,当时闲聊中得知,这里属于杨浦区,这是我与杨浦的初次相逢。至于后来,自己在虹口区江湾镇的那几年,也曾多次到过五角场商圈,虽然只是路过杨浦而已。

我12岁离开苏北乡下老家,18岁离开家乡县城,因为上大学和工作,先后停留过陕西三原、江苏启东、上海虹口、南京小营,后来再回到上海虹口,最终落脚到上海杨浦。在我上大学之后、来杨浦工作之前的24年时光里,因为职业的关系,我始终有一种“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浮萍”的感觉,直到2011年1月落户上海,同时个人工作定位在杨浦,才有一种扎下根的安定感。

扎根的感觉于我们这一代人是真实的、刻骨铭心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出生的人都知道,我们做学生的时代,与今天做学生的境况是不大一样的,我们既有“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”的天下情怀,也有为“跳龙门”而奋力拼搏的大众心态,“跳龙门”成功的标志是两个:一个是转型为城市户口,成为一个城里人;另一个是被分配一个正式工作,捧上“铁饭碗”,当下叫进“体制内”。因为职业的关系,我上大学将户口从农村迁移出来后一直不可以落户,而且工作岗位、工作地点也随时可能面临变动,“打道回府”回到老家县城的选项也是始终存在的。所以,在那24年里的我,包括与我有相似经历的那一代人,年轻、喧闹面孔下的心灵深处,有着别样漂浮的人生滋味,是多么渴望早日扎下根来。

在杨浦的这12年,是我心境平静的12年,体会到平和、安宁的生活底蕴。这12年,我也见证着杨浦的神奇,见证知名企业纷至沓来,来到杨浦、扎根杨浦,并在杨浦成就了更好的自己,共同续写神奇杨浦的崭新篇章。

在杨浦的这12年,让我更爱杨浦的今天,也更期待杨浦明天会更好!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